

610.13021
1102

國學小叢書

通志總序箋

張須著

著者 張 須
編者 王 雲 五

國 學
小 叢 書

通 志
總 序
箋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

(二六七六)

國學通志總序箋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張 須

主編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自敘

敍曰，夾漈之學，以博爲根，以史爲紀，以會通爲極致。居有宋一代，言道學則吾弗敢知。以言儒林，三百年中一人而已。然而史書譏爲寡要，直齋詆爲迂僻，劉瓛疑爲類書之流。乃至六經輿論，依託之書，而俗士不辨，亦加矢於鄭氏。崇文總目刪去序釋，非因鄭說，朱彝尊亦歸獄焉。雖以愛新之朝，崇尚實學，三通並藏於學官。而時師但尊杜馬，鮮言通志。名山之業，不見賞音，亦云異矣。吾則謂是不足爲鄭氏加損也。就使所譏而中者有萬分一，猶不足爲鄭氏加損也。鄭氏山居三十年，著書千卷。彼其學無所不窺，將以通天地人爲事者也。其撰通志也，自謂欲集天下之書爲一書，其量博矣，其志遠矣。夫持一曲之觀者，無以語於大方之家。史家絕作，自昔推漢宋兩司馬。一則談遷相繼，罔羅天下放失舊聞，可謂閎矣。一則徧覽舊史，旁采小說，聚攷祖禹諸人之才之學，以成一書，可謂廣矣。然而遷之書，班彪以爲文重思煩，刊落不盡，多不齊一。光之自道其書，亦謂其間牴牾，不敢自保。而通志則何如乎。其徧

作諸略，則類廓於遷而體大於光也。其始上古訖隋，則視光差縮而比遷爲贏也。奈何世之人但具類書之眼，而不識獨斷之學。漫摘幾微之疵病以短鄭書，而不悟著書之家皆有疵病。其元元本本，無類可指，在鄭氏之前，自有御覽玄龜資談類苑之書，而豈鄭氏辛苦著書之意也哉。蓋夾漈學問，不可以一方體求者也。其考訂名物，疏證山川，稽撰禮樂，觀察象緯，講論校讐，搜錄圖譜，在山居之時，皆有述造。淺夫見之，一汎濫無歸之散儒而已。而鄭氏之學非在是也。氏之旨曰：三十年著書，十年搜訪圖書，竹頭木屑之積，將一旦而用之。蓋鄭氏以博爲史之根，以會通爲史之極致。故於百家皆討其原，而大湊於修史。彼以遷史爲可續而陋其未博，故不限於八書。以修史之難在志，故殫其心力以作二十略。二十略成，而鄭氏之史學立。無論他書，更無論依託之本傳譌之說。雖有非訾，寧待而搖奪之哉。余受性疎曠，不能爲幽深煩重之學，而於通志深服其體，以爲迪功之書，沈洋難卒觀。而卷端總序，學者斷須習其文辭而通其類例。常人安於固陋，稍觀實齋以下論史之書，知鄭樵爲有別識心裁。至於本書廢而不治。大率如此，可爲深惜。故博引衆書，疏證其說，成通志總序箋一卷。將使學者冰釋理順，益曉然於實齋所謂別識心裁者，苟讀其書，皆可自見。或鄭氏意有所極，有太盡之辭，亦原其論旨而推明

之。又甄采事迹，考按年月，及其書目之可知者，爲宋史本傳注及著作考各一卷，附於末。頗聞北方時彥，有考論夾漈之文，余憾未見，姑以斯編求政當世。深惟讀劣，不足以見鄭學之全。然吾觀近賢論史，每謂史記不可及，謂二十四史當改造，謂文士不可使與史局，學者或茫昧焉。一讀是書，皆得藉鄭氏之言以深識其故。則區區箋注之作，或不無攘流之助也乎。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淮陰張須敍於揚州中學寓齋。

通志總序箋

百川異趨，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

此鄭君假川之趨海，裔之適夏，以明會通之不可無也。鄭君嘗謂「水不會於海，則爲溢水。途不通於變，則爲窮途。」上宰相書下同又謂「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史家據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書而修，不能會天下之書。散落人間，靡所底定，安得爲成書。」是知會通二字，貫乎一切。而施之著述，其義尤弘者也。

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爲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凡成一家言者，常稱引前聖以立其極。上宰相書曰：「仲尼之爲書也，凡典謨訓誥誓命之書，散在

天下仲尼會其書而爲一舉而推之，上通於堯舜，旁通於秦魯，使天下無遺書，三代無絕緒，然後爲成書。」鄭君推算仲尼，意具於此。昔劉知幾撰史通，揚摧六家，而尚書春秋，獨尊孔子。鄭君以史家而服循儒言，與知幾同也。

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自注論語門徒集仲尼語至於歷代實蹟，無所紀繫。

漢書藝文志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從衡，真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卮言之所由起也。董仲舒述孔子之語，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見春秋繁露俞序

之趙岐孟子題辭又論語爲孔子弟子記諸善言而作。何晏論語序論語崇爵識曰：「子夏六十四

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文選曹顏遠思友人詩注又曹子建王仲宣誄注又蔡伯喈郭有道碑文注凡三見引故鄭君自注云爾也。空

言著書，仲尼所無，有之自論語始。迨諸子出，而辭益繁矣。

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

史記自序，「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謂其父談也。談爲太史令，卒於元封元年。卒三歲，遷爲太史令，始紬史記石室金匱書。又五年，當太初元年，始論次其文。並見自序。

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制作。

亦見自序。以習見不具引。序末有云，「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

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

按史記自序，「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此遷書自言所本也。「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此遷書自言起訖也。「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輔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儔，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此遷書自言體例也。至於所據何籍，遷蓋未逐指。鄭君所舉，本於班固之言。漢書司馬遷傳贊而固則聞諸其父叔皮也。

後漢書班彪傳劉知幾曰，「此皆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史通探賈

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

自遷書創爲五體，班固作漢書，因遷之體而成義例，後之史官遞相祖述，遂爲不祧之宗。

詳王鳴盛十七史商

據史記劉歆立體例條及趙翼廿二史劄記各史例目異同條

故曰不能易其法。遷嘗自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自宣帝時，外

孫楊惲始宣布其書。

漢書本傳

自延篤作音義，裴駟作集解，承學之士相次不絕，故曰不能舍其書也。

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自待者已不淺。

二語見自序。今案其上有「先人有言」四字，則非史遷語，乃司馬談之語也。

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踟躕於七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

漢書惠帝紀「四年三月，皇帝冠，赦天下，除挾書律。」劉歆亦謂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

書。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廣立學官，爲置博士。

讓太常博士

此漢初右文之治也。史公以景帝

中元五年生，

據王國維太史公繫年考略

故曰初除，曰未廣。然據七略所載：「武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

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

見文選任彦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文注引

遷著史記，始太初元年，去元朔頒詔，已二十年，

太史之藏，應不止七八種可資採撰。且遷固自謂「天下遺聞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自序又謂「網

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報任安書夫遺聞古事，既已畢集，又網羅之，則知班彪所舉七八種，其未足以概史公所見之書，益彰彰矣。而遷書所引，若諜記、歷術甲子篇、禹本紀、秦紀之屬，皆在七八種之外，其價值或且在戰國策、楚漢春秋之上。鄭君博不足之說，沿踵叔皮，亦聊爲史家說法耳。若真以此非史公則疏矣。

凡著書者，雖采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

「成一家言」四字，出史公自序。蓋史公之別識心裁，所以自見於世者在此。章實齋所謂獨斷之學，異乎比次之業者也。文史通義答客問「家」有專門之義，讀如漢志某家者流之家。史遷廓開史例，大啓堂廡。其自謂成一家言，允無愧色。而鄭君云爾者，乃撫其筆削疏略之處，咎班固之不能彌縫於後也。鄭君推服史公，隨在可觀，讀者不可以詞害意。觀下文自知。

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

此謂成一家言者，不僅整齊故事，尤必自具鑢錘，因揭舉二傳以實其言也。氏族略云：「楚有左史倚相，左史老者，以爲左史官，故亦爲左氏。」所著春秋傳，卽倚相之後，世爲楚左史官，非左邱明。明居

左邱爲左邱氏，非左氏也。」

通志二

此鄭君以左氏爲楚人之證。朱文公亦謂：「左氏乃左史倚相

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爲詳。」

因學紀聞卷六引

朱鄭同時，說每相因。如朱子攻小序出於鄭君詩辨妄之類。或朱卽出於鄭也。

然左氏楚人之說，黃楚望已論其非。

謂均載晉楚之事，辭意間多與晉而抑楚。

見闕若璩因是鄭君

斯語，非不諍之論矣。

公羊多齊語者，顏氏家訓云：「春秋標齊言之傳。」

音辭

王伯厚嘗舉「登來」

之類，凡十三例。

因學紀聞七

閻百詩諸人，又刺伯厚所未詳者以益之。

同上

其文皆見公羊傳中，而何注

並訓爲齊人語。今案公羊子齊人，

漢書藝文志

何休家任城，任城古兗州境，又齊分也。高祖封齊王，令諸

民能齊言者皆與齊。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沿至東漢，方言未改。齊語之說，確然可信焉。

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采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

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雜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

案自班彪以後，以龐雜疏略譏短史遷者，所在多有。其語並能中遷之失。彪謂「遷之著述，採獲古

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尙有盈辭，多不齊一。」

後漢書班彪傳

固祖述其言，亦謂「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

漢書司馬遷傳贊

其後譙周又以「遷

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晉書司馬彪傳史略同皆是也。知幾二語，載史通六家。雜言句自注謂採國語世本國策等又繼之曰：「故覽之事者

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今案整齊故事，史公對壺遂之謙詞。遷自負處雅不止此。

至別裁俚語，遷亦頗兢兢焉。如謂「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五帝本紀贊所謂言

不雅馴，非俚語邪。遷作刺客列傳，如天雨粟，馬生角之說，及荆軻傷秦王，皆以爲太過或不符於事

而削不取。刺客傳贊亦何嘗竟無筆削。特文重思煩，刊落不盡，則誠不免耳。

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爲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檮杌無

善後之人，故其書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

安能行於世。

草創，包博不足雅不足而言。繼志之士，謂後世史家也。乘檮杌數語，本於孟子。趙岐注：「此三大國

史記之名。」孔穎達曰：「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曰春秋，不言乘與檮杌，然則

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春秋正義此其實一也之義也。乘、檮杌以無人

繼志而書不行，說本班彪。

後漢書本傳

春秋經傳源流，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及漢志六藝略。仲尼未

施筆削之本，公羊謂之「不修春秋」。

莊七年傳

春秋之體，宛如事目。今人有以輯簿擬之者不修之本，簡質尤甚。

王安石病春秋難治，至比諸斷爛朝報，以三傳之不足信也。有傳者尙不足信，則無傳或未經筆削，

自更不能行世。

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

鄭君推服史遷，在會通古今，同於仲尼之制作。所謂六經之後，惟有此作者也。孟堅作漢書，步趨紀傳之體，宜爲子長功臣。然斷代爲書，不識會通之義，故鄭君有非之之論。

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

須案孟堅嘗自謂「被學最舊」。

典引序

又謂「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

答賓戲序

其所爲，如幽通賦，有致命遂志之義。

漢書敘傳

答賓戲有云：「委命共己，味道之腴。」皆非輕躁者所能

言。而承制作白虎通義，撰集衆經師說，若僅一文士，豈解辦此。史稱固「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

無不窮究」。

後漢書本傳

使固但擅才華，則「能屬文」一語足矣。而鄭君所以云爾者，恨其「初無獨

斷之學，惟依緣他人以成門戶。」通志校蓋謂史學不足繼志龍門，則其餘卽不足觀也。「剽竊」之說，後文詳之。

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儻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儻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

後漢書曹褒傳：「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制禮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依禮條正。」鄭君之說本此。然章帝屬意曹褒，褒惟叔孫通是慕，見本巢堪非之。而帝意甚專。孟堅欲廣集諸儒，以資平決，非不能對者也。竊儀塞白，亦是深文。

肅宗知其淺陋，故語寶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

後漢書崔駰傳：「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常嗟歎之。謂侍中寶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

臣言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葉公好龍，事出新序。雜事五謂好其似龍非龍也。

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

太史公自序：「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王先謙曰：「並時，謂侯國同時。異世，謂世家傳嗣。其

年歷差互，皆非表不明。」漢書補注史遷自道其用如此。劉知幾曰：「觀太史公之創表也，燕越萬里，而

徑寸之內，犬牙可接。昭穆九代，而方尺之內，雁行有序。」史通雜說鄭君之所稱道，蓋不異於劉氏也。

班固不通旁行斜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

旁行斜上，周譜之法。桓譚稱之，說詳於後。鄭君斯語，蓋譏漢書古今人表之非古也。須案班氏創作

此表，後世彈射實多。如魏張晏唐劉知幾宋呂祖謙羅泌明楊慎等而劉知幾史通實握其樞。許與亦繁，如唐顏師古宋黃履翁清何焯錢大

昕章學誠而章學誠文史通義實居其要。史通謂人表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

內篇又三科九等，言高義愜，而篇中所列，不類其敍。內篇品藻文史通義則謂，固以斷代爲書，承遷有作。

凡遷史所闕門類，固則補之，非如紀傳事蹟，但畫西京爲界也。向令去其九等高下之名，而以貴賤

尊卑區分品地，或以都分國別異其標題。且明著其說，取補遷書，作列傳之稽檢。則其立例，當爲後世通史一定科律。毫州志掌故例議上兩家所論並善，而章氏之說尤通。鄭君劇論班氏，自多貶詞。然其「彊立差等」一語，後之學者不能難也。

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

漢書敘傳曰：「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又曰：「皇矣漢祖，纂堯之諸。」鄭君所譏，謂此也。案孟堅此說，本於其父班彪。彪謂「劉

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王命論顧炎武引左傳陶唐氏既衰，其後有

劉累者爲證。昭二十九年傳見日知錄孟堅自尊本朝，據載籍以祖帝堯，後世不必非。而咎遷作史記，編於百王

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則未能深原著作之體要也。史記通古今爲一書，堯之後有百王，百王之後有

秦，秦之後有項，誅項以得國者爲漢高。統緒相承，自合如是。如固之論，將置百王秦項而不載耶。

「無稽」猶言「不考情實」也。不考情實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語

由其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